

程蔷 董乃斌 著

唐帝国的精神文明

——民俗与文学



唐帝国的精神文明

——民俗与文学

程蔷 董乃斌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3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帝国的精神文明：民俗与文学/程蔷，董乃斌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8

ISBN 7-5004-1901-5

I. 唐… II. ①程… ②董… III. 风俗习惯-关系-古典文学
-文学研究-中国-唐代 N. K8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07090 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兆成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8 插页：2

字数：441 千字 印数 1—8000 册

定价：23.00 元

本课题是中华社科基金资助项目
本书出版承中国社科院基金资助

目 录

导论.....	1
一 历史民俗学和文学史研究的民俗视角.....	5
关于唐代文学与民俗研究的资料——民俗研究涉入历史层面——从民俗视角看文学史——文学创作源泉论的深化与具体化——本书性质的界定和理论贯穿线	
二 本书涉及的民俗学基本问题之一：民俗释义.....	10
民俗释义——萨姆纳的民俗观——民俗的形成：利益与有效原则——德范与法制——民俗：一定程度的超阶级性——民俗实际与文献记载	
三 本书涉及的民俗学基本问题之二：民俗的内部构造	
.....	15
民俗构造四层次说——物质生产和生活民俗——社会组织民俗——信仰意识民俗——价值观念体系：民俗的最深层——语言中的民俗现象	
四 本书涉及的民俗学基本问题之三：民俗文化发展的辩证观	19
民俗文化的传承性——在传承中发展：民俗变异之源——新俗的发生与传统的变化——民俗的地域特征与群体特征——聚与散、同与异、一与多：民俗发展中的辩证运动	
五 民俗文化与文化体系	23
经典文化的提出——民俗文化与经典文化区别之一：创	

造者不同——区别之二：内容与形式的差异——区别之三：传播继承方式不同——民俗文化与经典文化的同一性与依存关系——贤智学于圣人，圣人学于百姓——主流文化、它的基础和辅翼——一个需要弥补的学术缺陷	
六 文学与民俗文化传统关系概说	30
民俗学与文学：两个相通的领域——阿切尔·泰勒论民俗与文学之关系——当文学作品就是民俗文化时——文人作品与民俗文化传统的三种关系——文学受众与民俗文化——文学现象与民俗文化——作家与民俗文化传统的关系：顺应、批判、借用	
岁时节日篇	38
一 唐人的时间意识和对节俗传统的改造	38
从时间意识看民俗文化特征——《夏小正》与《礼记·月令》——四时节令和众多的民俗节日——唐代历法——皇帝赐历之举——戴孚《广异记》的“天曹日历”——唐诗所显示的历日在民间——节日的意义——唐人对节俗传统的改造：削弱崇神敬鬼色彩，增强现世享乐成分	
二 享受人生和亲近自然的强烈渴望——从上元、寒食到端午、重阳	48
唐人诗文与民俗节日的不解之缘——两个小统计——诗歌绘出的上元节风俗画——元宵观灯的狂欢性质——寻觅自由的人性要求——寒食、清明：投向大自然的怀抱——端午：从避瘟免灾到体育竞技——重阳：企求永恒与享受人生的统一	
三 女儿节的情思——七夕和唐人七夕诗文	68
七夕起源诸说——七夕传说种种——乞巧与妇女命运：女儿节的形成——七夕节与文学的渊源——女性祈祷日，男子游宴时——七夕风俗画——七夕诗文之本题：渴望与愁怨——转题：七夕夜的高唐梦——反题：以儒家伦理反民俗——借题：借七夕之名，做讨“巧”檄文	

四 年终之祭 91

冬至的天文意义——冬至节的人文内涵——唐人冬至诗——蜡腊；年终的大祭祀——祭灶风俗——驱傩与镜听——除夕与守岁——子贡观蜡与孔子的“一张一弛，文武之道”论——年终节俗形成的心理因素——年终节日狂欢的精神价值——无尽的忧思：唐节俗诗之重要特色——人生短暂与自然永恒的矛盾——忧思的升华——节俗文化涵义之传承

五 归一化：节俗与相关传说的动态结合过程 107

节俗及其相关传说的依存关系——年节习俗三要素——节俗先于其相关传说——传说与节俗的动态结合：竞争、选择、逐步归一——民族集体意识推动着归一化趋势——归一化与艺术创造——文化传统的一个侧面

都市民俗篇 123

一 都市的兴起 123

都市与都市居民——都市民俗及其文化意义——西京长安、东都洛阳：唐帝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形成——国内交通、丝绸之路与文化的交融——“扬一益二”和遍地勃兴的商业城市

二 唐两京之民俗圈 131

划分唐两京民俗圈之依据——宫城皇城与李唐皇族民俗圈——唐官员民俗圈：宫廷与民间的中介与桥梁——长西安市井居民民俗圈及其亚民俗圈

三 长安一日：官街鼓、早朝与京官之宅邸 138

从金吾传呼到官街鼓——早朝情景——王维、韦应物、贾至诸人之早朝诗——“生作长安草，胜为边地花”——京官住宅：竞相侈丽之风——世俗潮流的对抗者

四 市署管理 148

长安之东、西二市——市署令及其职责——商界伪滥欺诈之风和对它的控抑——元稹《估客乐》的民俗意义

五 长安东西市行业种种.....	153
邸舍：举子商贾进京的落脚点——官营楼店——钱庄银行的雏型：柜坊——便换、飞钱——典质肆与寄附铺——规模可观的饮食业——烧尾宴与韦巨源《烧尾食单》——以米、麦为主的饭食面点——汤饼、冷淘——胡饼——长安市上的小吃：馄饨、伴饦——酒肆旗亭与唐人的诗化生活——韦应物《酒肆行》之民俗价值	
六 长安市井生态图景.....	177
卖卜看相和它的信奉者——从行医卖药到贩书和鉴定文物——凶肆和助人哀挽的歌者——长安小商贩种种——身居监署的工匠——私营作坊的工人——脚力、手力、日佣人、月作人等等——佣作坊和纸榜招佣	
七 扬州之夜.....	190
扬州兴盛史：从汉之江都国到唐之大都督府——扬一益二——官商民商——杜佑《通典》论扬州风俗——扬州还是扬州——“江南其气燥劲，厥性轻扬”——自然环境与人之稟性——古人的认识：重商造成了“轻扬”的风俗特征——唐扬州市民耽于逸乐、善于消费——风味无穷的扬州夜市——唐代诗人的扬州礼赞——扬州风俗的典型意义	
八 都市民俗心理举要.....	207
富贵的诱惑力和富贵之途的选择——财富博得的社会崇敬——至富可致贵——卖官鬻爵与商人入仕——官商之互容互易——雅各布·布克哈特的观点——重商重财观念的历史意义——追逐新奇与时髦的都市之风——诗人们的随俗之举——迎佛骨——看皇帝迁葬——文化人对时髦风气的态度——从民俗之风到文学之风	
妇女生活与习俗篇.....	225
一 唐人妇女观概说.....	225

几对敌体式名词——女者，如也——从男女、夫妇到家与国——成公绥的《中宫诗》——传统妇女观的核心：藐视与重视的对立统一——民间的反语：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化妆、服饰、节日游赏、元宵狂欢与女子成为社会美载体——妒妻拒妾的成功及其之被肯定——女侠的出现	
二 唐代妇女的一生.....	238
无忧无虑的女童时代——惶惶不安的待嫁少女——女子一生的关键：婚嫁——老女不嫁竟成风俗——诗人的不平——孝、节、义烈：世俗对已婚妇女的要求——弃妇——思妇——闺怨文学的民俗背景	
三 唐代婚嫁礼仪和习俗.....	253
由婚俗到婚典——六礼——《南柯太守传》描写的婚仪——障车——却扇——催妆——北朝婚俗遗风——“三日入厨下，洗手作羹汤”——婚俗的意义与效用——婚姻禁忌——婚姻心理——离婚	
四 唐宫妇女的生活与习俗.....	282
唐宫妇女作为一个民俗圈——唐后宫之构成——两个亚民俗圈：内外命妇与一般宫女——物质生活的竞赛之风——扯不断的政治干系——公主的婚嫁——官人们的游戏：以望幸和妒忌为内涵——唐诗的新品种：宫词——上阳白发人和得宠的殉葬者——红叶题诗——出宫人——入道的公主和宫人——《上清传》提供的个案——宫人斜	
五 农村、市井及其他妇女的生活与习俗	310
耕田、采桑、养蚕、织素：农妇日常生活中的习俗——捣练、缝衣与思念征人——商妇——都市妇女的职业种种——媒妁与巫婆——庞大的官妓群及其小社会——在籍的官妓——形同婢妾的家妓——平康散娼及其生涯——唐代妓女对文学艺术的贡献	

文人士子风貌篇	345
一 宦与婚：士子人生的两大关键	347
社会理想和入仕为宦——唐代选举制度略说——诱人 的进士科——举子习俗与进士风度——婚姻的选择与 被选择——唐人小说中的婚姻——冒姓认宗及其前因 后果	
二 人格理想：民间侠文化对儒道释互补结构的补益	364
文人士子人格构成的复杂性——民间侠文化的介入 ——侠的人格定位——唐士人之重侠——唐传奇中的 侠义故事——取侠补儒之一：纠正敏于言而钝于行的宿 疾——取侠补儒之二：依附性格与倡优气的克服——儒 侠互补与知识分子的理想人格	
三 作家的养成和文学的人文精神	384
中国人和中国心——民间风习的浸染——民间艺术的 养育——人文精神的由来——历史使命感与社会责任 感——个体生命价值的充分肯定——汇纳四海、包容天 下万物的气魄——处盛世而发危言	
四 时代迁易与士风演变	405
士风与世风——陈子昂与初盛唐士风——强大的惯性； 中唐士风——由向心到离心；晚唐士风的剧变	
神灵崇拜与巫术禁忌篇	418
一 与人共存的神灵世界：现象的泛观	418
一个与真实社会生活平行的虚幻世界——神灵崇拜与 原始思维——从老子李耳到太上玄元皇帝——五岳四 渎的封王晋爵——被神化的风雨雷电——祭祀后稷的 春秋两社：仪式的展示——城隍神的职掌与地位——无 处不在的民间诸神——佛道偶像与民间神灵的融混：玄 武、二郎神、托塔李天王	
二 祷祝、娱神及其他	427
名目繁多的祭文——与神灵崇拜相关的赋颂赞碑与杂	

文——郊庙歌辞——李贺《神弦》诗——社日诗——以神灵入诗,态度并不尽同——唐人小说与神灵崇拜——《崔纬》:漫游神灵世界——《灵应传》:人神的交往与互助	
三 迷信中的实用功利.....	435
雷神的惩罚:华亭堰典的故事——天遣:李师道宫毁人亡——锁骨菩萨与延州女子的重合——朝廷的祀典与封典——术士的鼓煽与淫祀——明智者的抵制——李翱《敬鬼神议》和沈括《祭祀不祈说》——张巡、颜真卿的成神——孝悌之神万回哥哥——维护贫富前定观、剥夺不义致富者:阴吏掠剩使的被创造——水浇茶神陆鸿渐——软硬兼施的《祭仰山神文》——崇敬是为了索取	
四 祈求、诅咒和驱鬼的巫术	446
巫术与禁忌的性质——求雨求晴:祈求巫术的一大内容——巫师与阴阳人——巫事仪式和伙惟谦杀巫——以言语为手段的诅咒巫术——唐太宗吞蝗的巫术意义——驱鬼巫术及其心理基础——一次规模巨大的集体驱鬼巫术活动——画虎头、书齧字的习俗及有关传说——傩逐疫鬼——“驱傩击鼓吹长笛,瘦鬼染面唯齿白”:孟郊《弦歌行》——宫中傩舞:《乐府杂录》的记载——孙颐《春傩赋》、乔琳《大傩赋》	
五 预兆和占卜巫术.....	453
祥瑞:预兆和占卜巫术的典型代表——恶兆预示不可逃脱的厄运——鉴识预兆成为知识者的必备技能——《游仙窟》的人物对话和示兆成语——权德舆《玉台体》诗中的示兆意识——“暗掷金钱卜远人”和“投金钱赌侍帝寝”——唐代妇女特殊的占卜形式:镜听——靠卖卜为生的专业卜者——崔群自筮——贾耽:一位因善占卜而格外受民间欢迎的宰相	
六 梦和占梦.....	462

对梦的解释具有民族性和时代性——梦的预兆作用和 释梦者的智慧——借梦为叙事框架的唐人小说《枕中 记》、《南柯太守传》——李公佐为谢小娥释梦中隐语 ——沈亚之《异梦记》、《秦梦记》——唐人梦观念的复杂 性：杜牴《梦赋》——诗人之梦	
七 随处可见的禁忌	469
禁忌的含义——同姓不婚：来自生活经验的禁忌—— 《义山杂纂》中的禁忌：社会文明的体现——小心人影： 为防备鬼神的祸害——每日宜忌——《四时纂要》—— 禁忌与民族心理——禁忌与移情——言语禁忌——避 讳与反避讳——诗谶：一种文字禁忌及其给文学创作的 影响——对禁忌严肃性的淡化处理	
民间文学与技艺篇	482
一 神话的流传与再创造	482
异形入国神话的传承——伏羲女娲神话的新变——唐 人诗文中的女娲——共工神话的发展——夸父逐日：从 神话到地方风物传说——日月神话与唐诗——卢仝《月 蚀诗》的神话表现——李商隐诗：化为典故的神话	
二 神话原型与唐人传奇	495
从搜奇记逸到创作小说——龙蛇神话与异物传说—— 《柳毅传》：作为水神的龙——《李卫公靖》：作为雨神的 龙——《崔炜》、《周邯》：龙与宝珠——《萧旷》：唐人对龙 性的认识——李徵化虎、薛伟化鱼：人与异类的互变 ——《白猿传》、《孙恪》：人猿姻缘——唐传奇人兽互变 与其神话原型之比较——人兽通婚、集体无意识与社会 意义的赋予	
三 丰富多彩的民间传说	511
载录民间传说的渊薮——各种人物传说——风物传说 ——异物传说——异俗传说——胡人识宝传说——外 来传说——传说的载录与再创作	

四 民间歌谣谚语.....	532
边地民歌——踏歌之风——敦煌曲子词——谚语：生活 经验的总结——民谣——文人与民谣——绰号——隐 语	
五 民间技艺.....	542
游戏性技艺和生产性技艺——花样繁多的游艺百戏 ——僧俗皆喜的说话转变——戏剧的萌芽与雏形—— 俳谐——精湛绝伦的织绣工艺——实现浪漫构思的超 凡能力	
结束语.....	553
参考书目.....	556
后记.....	560

导 论

在中国历史上，唐代是继汉代以后政治、经济、文化均取得杰出成就的鼎盛时期。唐帝国不但建成了中国古代文明的高峰，而且在当时世界范围内居于领先地位。《剑桥中国隋唐史》的编者说：隋唐两代不但是领土统一的帝国，“还建立了唯中国的军事和政治势力马首是瞻的外围领土地带；也许更重要的是，它们建立了由若干独立国家组成的隔离地带，中国的文化、思想体系、文学、艺术、法律和政治制度和使用的文字在这些国家中处于支配地位。”^①

唐帝国的文明是一个范围很广的论题。而且，唐朝离我们太遥远了，唐代的社会生活却又是那么丰富多彩。本书拟通过对岁时风俗、都市民俗、对各类妇女和文人士子习俗、民间的崇拜与禁忌，以及对种种民俗文化产品物化形式的描述和分析，勾勒出唐代精神文明的大致轮廓和某些细部，从一个新的、更为具体而有兴味的角度，加深对唐代文化的理解和把握。

还在我们系统重读代表唐代文化的主要典籍和有关资料，企图通过历史的“遗留物”而揣测、重构唐代历史旧貌，去努力接近那“原生态”历史之时，就感到唐人所创造的历史文明实在太宏伟太丰厚了。仅依我们的一孔之见，也懂得这个无与伦比的历

^① (英) 崔瑞德编《剑桥中国隋唐史》第一章《导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

史文明，至少应该包括四大部分，即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科技文明和精神文明。要想在一本书中把它们写清楚，是办不到的。

所以，我们就根据自己的兴趣和能力，选择了精神文明这个范畴。

所谓精神文明，时下通行的说法是，人类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所体现出来的精神成果。精神文明的内容也是极为丰富而庞杂的。八十年代中期一本关于精神文明的专业辞书，曾指出精神文明所包含的四个方面：“一、作为知识体系的科学，如科学知识、科学观念、科学概念、科学活动等，这是精神文明的起点；二、统摄教育、文艺、卫生、体育等在内的文化设施、文化形态以及文化活动，这是精神文明的有形体现；三、思想信念，例如观念、理想、信仰、政治、思想、价值准则、伦理道德、精神面貌、心理状态、思维方式等等，这是精神文明的实质和核心；四、生活方式，即人们在一定社会生活条件下满足需要的活动方式，这是精神文明在实际生活如劳动方式、消费方式、休闲方式、娱乐方式中的体现，它又建立在物质文明的基础之上。”^①这是一种基于把文明划分为物质、精神两大部分而提出的观点。它没有把制度文明、技术文明考虑在内，却把与物质文明关系极为密切的科学（不包括技术）划了进去。然而即使按这种说法，也可以看到，我们所说的民俗和文学在其第二、第三两点中的地位。英国著名人类学家泰勒也曾说过：“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②可见，民俗与文学正是精神文明的重要构成部分，而且，民俗的位置尤其重要。

① 公木《精神文明辞书》序言，中国展望出版社1987年。

② （英）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第一章，连树声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

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明显不同之一，是前者虽然确确实实地存在着，并且能够让人们感觉到，却并不是一种具体可见可握的实体。那么，到哪儿去寻找它、了解它呢？在研究唐代民俗和文学以及它们关系的过程中，我们认识到，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民俗和文学，正是其精神文明的主要承载者。民风习俗的核心和实质是国民品格的表现，而这也就是一国、一民族精神文明最内在的层面。所以，若能抓住无时无处不在的民情风俗，抓住渗透着民俗文化精魂的文学，对它们本身以及它们的关系进行分析、透视，实际上便是在对这个民族、这个时代的精神文明进行把握和探索。

我们认为，民俗与文学固然跟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科技文明不同，但同它们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它们有时可以是精神文明与后者的联系中介，有时则与后者难分难解，甚至呈一而二、二而一之状。如本书讲到的饮食、服饰、历日、民间生产性技艺等，我们侧重的是其精神意义方面，但它们同时又是一种物质文明或科技文明。若从后一个角度切入，是可以另作一番研究的。又如，本书讲到婚嫁习俗、科场风气等，我们的注意点主要是它们所反映的观念和民间的文化心理，但实际上，其中的一部分已经超越风俗而进入礼仪，具有制度文明的性质了。

精神文明处在这样一种地位，它既与一个时代的经济发展、生产力和科学技术水平密切相关，时时处处受其制约和规范，归根到底，精神文明的基本状态乃是这个时代经济发展状态抽象的、曲折的反映和升华。一般说来，精神文明的总水准，很难超过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但是，精神文明又绝不是社会的消极存在，它也能够反过来影响、制约生产和经济，或促使其顺利发展，或成为一种阻滞力量。精神文明在整个历史文化体系中，具有相对独立的地位。

本书所说的精神文明，其涵义与范畴，当然是今人所理解和

认识的。它主要是指一个时代中各色人等的精神生活状态，指一系列行为背后的动机、意识（特别是其所属民俗圈的集体意识）和深层心理，也包括精神活动和生产的物化态产品。

通过民俗和文学来论析精神文明，既可以使抽象的问题具象化，又可以使这种文明的优长与不足都得到充分显示。精神文明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既有它的民族性、地域性，更有它的时代性。有一种观点，认为文明与文化有所不同，文化是一个良莠优劣皆备的混杂物，文明则都是好东西。这是值得商榷的。文明和文化二词的词义尚可从多方面加以辨析，但就其构成复杂、包含正负两面而言，则大体无异。从学术的层面来考察文明，固然要看到它是以正面的东西为主，但也不是没有负面的东西，它并不是一汪浅浅的清水，而是源远流长、深不见底的江河和潭渊。而且，它在时代的演进中不断发生着变化。有的民俗事象，在彼一社会中是文明之举，换了个环境，在此一民俗圈中，却可能被视为不文明。否则，也就不存在外交往来中的种种禁忌了。或者，彼一时代曾属精神文明的民俗事象，由于时过境迁，便有可能向对立面转化。一个突出的例子是丧仪葬礼，中国古代那套繁琐复杂的步骤、仪式，在其产生定型之初，无疑代表着很高的精神文明，但慢慢地便显出了它的落后性，时至今日还有谁再搞这一套呢？目前某些地方大搞出殡、祭祖和土葬，圈地占山为墓，可谓旧时陋俗的死灰复燃，只能说是极愚昧的不文明行为。总之，文明和传统一样，都既是历时态的，又是共时态的，既有传承性，又在不断变化着的。这种变化的由来，既有客观经济发展状况的决定性作用，也有出于人为的主观选择，即所谓“移风易俗”的原因，也绝不可低估民俗传承的惰性作用。所以，对于前代文明的如何因袭又如何改革，亦即如何利用民俗遗产来建设新的精神文明，实在是个值得重视的大问题。

上述这些，便成为我们在写作本书时努力贯穿的思想线索。